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學校部藝文四

新建縣學記

重修安慶府學記

重修武進縣學碑記

重修武進縣學碑記

重修同安儒學記

重修臨桂縣學記

陽朔縣儒學記

順德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易州學官碑記

重建梧州府學碑

重修梧州府學碑

重修深澤廟學記

重建婺源儒學記

修太康儒學記

吳縣學記

吳縣學射圖記

重修大城儒學記

重建連城儒學記

褒崇陸氏子孫

涑水縣重修儒學記

陳州修學記

明宋濂

楊溥

金幼孜

胡濙

彭時

周紀

吳惠

薛藩

丘濬

前人

李東陽

前人

程敏政

吳寬

前人

王鏊

王瓚

林華

王守仁

羅洪先

費宏

選舉典第二十三卷

學校部藝文四

新建縣學記

明宋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爲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爲東越奧區號多佳山水縣川爲龍前奔蛇蟠數百里不絕紫陽問政二山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飛瀑紫荊諸峯又騰翥於後先而黃山正直西北奇巒之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壁翠崖分割陰陽而吐蘇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沉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初學在縣署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歙之官廬民舍焚蕪無遺而學亦廢矣淡煙荒照荆榛蔽途而狐兔或暮出衝人識者爲之徘徊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夏張侯齊來爲縣慨然嘆曰歙爲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逢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指揮使王公而經營之會故址已更構紫陽書院乃於書院之東立表表考宜剪刈荒穢別畚新土克其虧窪高墉爽疏有踰其舊中峙正寢象厥正配黼座朱几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砥平密簷欄楹翼遮衡道直修外爲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照煥廟左別築講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啻不侈無僭彝憲經始於辛丑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號庭燎伊煌樽俎維旅法齊芬芳神來

顧歙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于誅蹈食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紀以貽永久于是教諭江村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由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于學也所以與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于學而以訊職告曷嘗岐爲二哉自先教遠微不復復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幡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于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歙之人士尚當竭心一力俾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詩書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賦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錢塘人賢而廉行以中書掾擢爲令招徠懷集民歡趨之遂成市落縣解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長干范坑呂場三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縣丞胡拱辰主簿王嗣典史梁棟及江材云是歲甲辰秋七月

重修安慶府學記

楊溥

安慶畿內郡今朝廷慎擇守長以宣政教爲京師馮翼篤近而舉遠也正統三年春鳳門王璜子玉以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事翰林來守是郡謂政化之興係學校必庶而富而後有成績於是均徭役平賦斂慎刑罰卹困窮由是民日嚮安得務本以資衣食乃惟學宮歲久朽壤聖賢遺像日就剝落無以廣士子嚮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學校部藝文四

新建縣學記

重修安慶府學記

重修武進縣學碑記

重修武進縣學碑記

重修同安儒學記

重修臨桂縣學記

陽朔縣儒學記

順德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易州學官碑記

重建梧州府學碑

重修梧州府學碑

重修深澤廟學記

重建婺源儒學記

修太康儒學記

吳縣學記

吳縣學射圖記

重修大城儒學記

重建連城儒學記

褒崇陸氏子孫

涑水縣重修儒學記

陳州修學記

明宋濂

楊溥

金幼孜

胡濙

彭時

周紀

吳惠

薛藩

丘濬

前人

李東陽

前人

程敏政

吳寬

前人

王鏊

王瓚

林華

王守仁

羅洪先

費宏

選舉典第二十三卷

學校部藝文四

新建縣學記

明宋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爲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爲東越奧區號多佳山水黟川爲龍前奔蛇蟠數百里不絕紫陽問政二山矗起東南勢若翔鳳飛瀑紫荊諸峯又騰翥於後先而黃山正直西北奇巒之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壁翠崖分割陰陽而吐蘇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沉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初學在縣署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歙之官廬民舍焚蕪無遺而學亦廢矣淡煙荒照荆榛蔽途而狐兔或暮出衝人識者爲之徘徊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夏張侯齊來爲縣慨然嘆曰歙爲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逢尚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指揮使王公而經營之會故址已更構紫陽書院乃於書院之東立表表考宜剪刈荒穢別畚新土克其虧窪高壇爽疏有踰其舊中峙正寢象厥正配黼座朱几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砥平密簷欄楹翼遮衡道直修外爲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照煥廟左別築講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啻不侈無僭彝憲經始於辛丑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號庭燎伊煌樽俎維旅法齊芬芳神來

顧欽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于誅蹈食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紀以貽永久于是教諭江村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由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于學也所以與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于學而以訊職告曷嘗岐爲二哉自先教遠微不復復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幡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于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歎之人士尚當竭心一力俾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詩書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賦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錢塘人賢而廉行以中書掾擢爲令招徠懷集民歡趨之遂成市落縣解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長干范坑呂場三埭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縣丞胡拱辰主簿王嗣典史梁棟及江材云是歲甲辰秋七月

甲子

重修安慶府學記

楊溥

安慶畿內郡今朝廷慎擇守長以宣政教爲京師馮翼篤近而舉遠也正統三年春鳳門王璜子玉以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事翰林來守是郡謂政化之興係學校必庶而富而後有成績於是均徭役平賦斂慎刑罰卹困窮由是民日嚮安得務本以資衣食乃惟學宮歲久朽壤聖賢遺像日就剝落無以廣士子嚮

慕之心而於祀典弗稱謀及僚友捐俸廉購材陶瓦父老富民量力資助由是百需告備乃撤敝構拓舊址汗者平之虛者寔之卑者崇之隘者廣之剝者飾之曾不踰年廟宇孔儼儀像孔嚴講堂齋舍高明宏敞儲廩有庾會食有堂以至十子游憩之所下逮井漏咸底完固由是丹雘黝聖輪奐輝映周旋俯仰儀矩森嚴告成之日吏民瞻望起敬咸謂聖道允爲世所崇而士子亦知向慕樂於游學以希成德郡博士建昌吳克謙具始末請記其事余惟自古學校興廢顯上之人躬行何如耳傳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本乎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也成湯克用三宅三俊四方不式其德必曰用協于商邑也方今我聖明在上懋昭大德丕隆治化畿內守長尤重其選王君由禁出守克崇學校教民育才以副聖心明良相逢致治之效將儼美於唐虞三代斯世斯民抑何幸歟是爲記

重修武進縣學碑記

金幼孜

武進舊有學在毘陵郡治之東二里計創自有宋國朝洪武初宰邑者復大而新之歲入廟學傾圯永樂甲辰訓導卓懷遠宏率諸生王忠輩繼葺之時前進士判陳州白瑜以內艱家居慨欲協其成首捐資爲倡遂募材鳩工粗復其舊明年改元洪熙今都御史熊君榮以大理卿巡撫過郡謁學嘗督有司修葺未克訖事宣德丁未鄱陽進士蔡貴來尹茲邑留意學政視學制稍隘乃捐俸貸民之隙地於儒學門東創三門又於後講堂勸民分地十餘畝植以竹樹正泮池之偏增築饗堂射圃使復其常於是廟貌有嚴堂廡有序講誦有所像設藻繪煥然一新至是可謂

大備矣其郡人禮部尚書胡公漢復修復之難念繼葺者之不易乃來屬余記其成惟人才之興本于學校而學校之興係乎長民者之賢否今是學之成雖創修前後累有人固不俟於宰民者然非貴之卒成其功其能完美壯觀若是之盛哉雖然君子之政有先後而學校之教有本末貴之爲政能急於興學知所先矣而世之學者徒事於決科名釣利祿之計于夫爲學之本漫不以省是可乎哉夫微而道德性命之蘊顯而君臣父子之倫日用事爲之故莫匪民彝物則之所在也學之者必察乎此端誠意正心之功造窮神知化之妙以達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而後其本立於內夫如是則所謂科名利祿之自外至者有不足計矣是固掌教者之任而宰民者亦詎能辭其責哉尚勉焉端爲教之本以率勵其士子而振起俗尚之弊將見異時賢才之興皆道德明秀出而恢弘政治堯舜其君民卓然爲當代名臣則於斯學豈不重有光乎是又建學之意不可以不書

重修武進縣學碑記

胡漢

正統四年己未秋武進縣學教諭鄱陽陶公圭以書并事狀來京徵予記其廟學興建之由蓋予昔遊泮庠敢忘所自而拒之按狀黃岡朱公恕來令是邑下車之初展謁先聖環視庭宇規制逼窄迫于民居隘陋弗稱慨然有擴充撤新之志曰諸郡守廣西莫公公與議合朱公即經營措置凡居民迫于學宮者悉購他地易之民亦樂從有陸觀者界居講堂後則又不待其易以地二畝獻由是鳩工度材闢基既廣悉撤其舊改築殿基崇六尺殿列一十八楹高深各三

丈有奇廣四丈四尺殿後爲講堂東西二齋相向庑廚附饗堂之側兩廡戟門舊規促陋今悉闢爽去戟門南五十步作泮池環砌以石立二石柱楣揭泮宮二字又南十步爲育賢門門東北爲儲粟之廩又東爲教官廨舍三區育賢門內稍東爲射圃中建觀德亭東西爲諸生燕居之室二百楹其宣聖四配十哲肖像歲久漫漶悉加彩飾兩廡咸易新主丹漆炳耀昔之隘者已廓卑者已崇卑者已植略者已備蔚乎廟貌之嚴肅貴宮之偉觀也經始於正統丙辰春三月落成於己未秋九月規模弘遠工績堅麗見者聳歎且毗陵爲吳季子采地禮讓遺風終古不泯凡生於其地宦於其邑者莫不感慕興起今邑令朱公建茲廟學工費鉅萬民不知役百工趨助是皆賢令措置得宜二尹王公協恭贊襄宣揚教化人咸感激慕義興讓成此偉績教諭陶公懼久湮沒無稽徵文欲垂不朽故爲識其顛末俾來者有攷焉抑又告夫同志居斯地者尤當好學不倦慎行修身出爲世用黼黻治道使令名傳播與茲學同永干不朽庶上不負聖朝作養之恩下不負賢令興教勸學之意也吾黨之士幸相與共勉云

重修同安儒學記

彭時

學校王政之先務自古人才用世造就於學校者居多而風俗之成亦必自學校始此後世明君賢臣與良有司所以盡心焉而不敢忽也不務盡心乎此其何以善政治哉同安在閩泉爲壯邑其學自朱邑士陳彥先協謀遷建士風於是乎盛迨我皇明統理天下因舊更新者屢矣然葺方畢工而壞不旋踵豈非

樂就簡易而憚改作之難故歟天順二年劉君珣器爲同安丞始至祇謁文廟退跡學宮慨其弊陋即欲興修而力未能爲會以公務往藩府見海賈所市多貝材乃貸金錢貿載以歸復勸邑義士捐資佐之遂庀工赴役先構明倫堂次東西齋次大成櫺星門以及諸生退休之舍庫庫庖廡之所靡不改爲惟禮殿仍舊而飾像備器亦無不至已乃經營購民地建閣堂後貯經史暨奉累朝頒降書籍于其中適食憲牟公按臨尤嘉劉君之志會其工役經始于庚辰之冬而訖於辛巳之秋民不知勞焉逾年珣器以事赴京學門大成戟門庖廚垣牆盡爲霖潦摧毀既還官乃謀重加修治於時食憲豐城游公明奉璽書督學政以珣器不待程督而有爲亟加獎勵因規畫材用昇之於是自殿堂門廡以及垣牆煥然一新而規模壯觀視他學爲盛矣學訓安成頗真具書本末以紀成績嗟夫爲政而必崇飭乎學校者非徒侈觀美實欲寧士心而作其怠也士之安居於是其可不知自勉耶夫自勉者必務進其學而進學者舍先聖賢其何法焉先聖賢遠矣當自近者始近莫如朱子朱子之道學即洙泗濂洛相傳之正也幸其嘗薄同安兼治學事流風餘韻之在人與格言大訓之具于書者尚未泯學者居其地思其人循其言而實用其力毋惑於利欲毋怠于近功而安小成務體道成德于科舉詞藝之外則聖賢之域可造矣然後居則可以厚風俗出則可以輔治理豈不有光于學校無負諸君作興也哉學者勉之珣器世家吉之末新始以才德舉其職責令而能盡其心于學校如此其政之善可知

已尤當特書爲有司勸云

重修臨桂縣學記

周紀

孔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所謂繼往聖開來學者孔子也我朝聖聖相承尊信孔子之道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崇廟祀冕旒而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等甚盛典也正統甲子冬予奉命巡歷廣右拜謁孔子于臨桂縣學宮顧瞻廟庭石碑具存稽之始末蓋縣學初建於城東南再遷於城南舊縣治之旁逮國朝始移置於此實宋宣成書院之故基也洪武乙亥重加修葺距今餘五十載梁棟牆壁日就毀壞予慨欲新之然未敢妄作勞民會有司修飭祀典祠宇於是布政司江揭公積富川孫公曰良按察使金華章公聰參政上虞謝公澤雲中武公達憲副會稽胡公智參議新昌甄公完天台侯公臣愈憲五羊湯公性方文江王公驥玉山王公受潮陽蕭公鑾毗陵鄭公觀湘鄉江公玉琳偕郡守姑蘇吳公惠食謀合志各捐已俸爲之倡于時同寅安成萬公節按節繼至觀而喜曰吾輩讀聖賢書取志所自哉迺相與襄其成縣令陳鼎又勸邑之好義者出資補其缺市材募工綽有餘饒經始於己丑仲夏落成於是歲仲冬工善材良既堅且美巍然煥然不浮於度廟之制高二十五尺廣四丈有奇袤五丈有半視舊蓋增焉再逾月而櫺星戟門之仆者以立欽者以正腐者以更規模宏遠矣先是御史三司朔望行禮皆止府學至是定議朝日從府學望日從縣學已而衆心懽悅咸以爲當教諭三山

經濟彙編選舉典第二十三卷學校部

劉和訓導番禹吳貞仙城陳遠請曰是廟更修式稱瞻仰矣宜有記以示於後予惟孔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所以爲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所以爲終默運於冥冥之中而有以裁成輔相於昭昭之際謂其道非天地之道可乎諸生游泮於斯涵養於斯瞻拜起跪於斯宛然聖人之在心目宜其於家爲孝子於國爲忠臣庶幾上不負朝廷建學育才之意下不負藩臬董事之勤斯廟之修豈小補哉書以記之使後爲賢有司者皆知所先務云

陽朔縣儒學記

吳惠

古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以此敷我國家稽古崇文內設國子監有彝倫堂外設州府縣學有明倫堂無非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爲是道計學者不可一日不謹而治天下必本於此者也所以絃誦洋洋士習丕變前古弗能及矣明倫之設豈小補哉陽朔有學其來已遠歷年滋敝衿佩咨嗟正統元年安成萬君來令是邑首謁宜聖願瞻徘徊乃曰學校不飾何以興教化於是協謀計其經費遂鳩工集材修孔殿建兩廡以及櫺星門黝堊丹漆視故有加既而還舊學門作後堂會饌堂又作讀書樓觀德亭神廚膳房靡不具備惟明倫堂舊隘弗稱乃廣厥址撤而新之經始于正統十年乙丑夏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高二丈三尺廣三丈九尺深視高加九尺左右翊以祭器書籍之房規制宏敞復加時音教諭蕭文郁以爲不可無紀請予記之按郡志陽朔爲桂屬邑

第六五七冊 之〇二葉

東制邑客交廣之衝南扼賓嶺巖象之隘孤峰絕嗽勢險形蹙令於此者得以因循歲月為難况望其以教化自任而於風土民俗加之意耶若萬君者真可謂知所本為人所難能者矣嗚呼學校王政之本人材為政之具諸子生長是邦遭際聖朝文明之世講業是堂朝斯夕斯焉可不思奮然致力於聖賢根本之學俾他日出而為政無愧於為臣事君之道則庶幾不負朝廷立教建學之意與臣令用心之勤哉若徒竊文藝以資進取之計則亦奚取焉予為郡於桂方勉力學校而聞萬令祇意不忘則足以倡夫馳教無政者故不辭而記之萬君名齊字季丙由庚戌進士云

順德縣重修儒學記

薛藩

皇明聲教四訖文命誕敷羅浮介桂嶺外其蕉林荔浦皆禮樂所霑濡望其宮牆秩如也膠序井如也絃誦其中者蓋說說如也我順德當南海一區其建邑自景泰三年始宮牆俎豆雖亦以是歲創新然經制多遺漏未備有錢學士溥之役則襄毅韓公為政有吳司空廷舉之役則中丞李公為政天運地靈方斯蔑如已至於李侯胡侯葉侯方侯後先謁起廟貌重新則載在倫太史呂廣文梁廷評梁計部諸載記中可考豈非琬琰與橋門並峙者哉溫陵吳侯來蒞茲土會逢浦江倪侯建浮屠增形勝之後樂贊其成又慨然以修飾學宮為己任程工計費悉捐棄以授高君如璧陶瓦斬木甍榱榑棟之資不浹日而辦不移月而煥然一新博士王君一與唐君起崧蘇君永泰介諸生諸余請一言以識侯不朽余不敏竊謂古之

造士於學者莫盛於三代庠序教之為名人倫之為實典謨雅頌卦爻之為編緝收端嘒嘒綽綽綽綽瑤瑤之為佩服而逶迤周旋咏歌擊拊之為容聲諸縉紳學士類能舉之類能言之而學之弊莫盛於後世學者束縛於經生之說甚而至於訓詁之凡亦不能守而巧為排調以苟徇之呻吟咕嚕以希異時青紫一得志而弁髦隨之矣毋論其精神之所注寓即不知禮樂射御書數為何物將何取於學也學士大夫亦類能言之類能著之矣今有本詩書禮樂之教以自超於流俗為俎豆宮牆光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順德之鄉二百年來撥糗料居鼎鼐功業爛然者不可勝數闊略以至於今說者不無有風氣漸移之憂吳侯力舉而培植之遂有首臚唱秩編翰二太史以為後來輩出者前驅天運地靈一時為盛是在今日也夫天地之氣始於西北盛於東南西北為陰幽東南為陽明陰幽者屬退陽明者屬進故文王象易於升曰南征吉言陽剛在下當前進也夫子翼易於離曰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言陽陽而物象明也嗟夫物固有之入亦宜然吾鄉當陽明之象其道主陽主進遙望斗牛其煥然而互中天者又非此中與會耶文命聲教於此益可徵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吾諸士其何以報吳侯用是紀之碑史著之惇史勒之貞珉與宮牆膠序並垂不朽是即以報侯意也博士王君一與博雅清修真足師表於一世治牒學宮又與茲役會不佞承博士命故樂記之以為多士嚆矢吳侯名宗周晉江人王博士名一與南安人

重修易州學宮碑記

丘濬

古昔帝王立教以成治不惟有學且有廟記不云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古人建學其制如此又不云乎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師又曰皮弁登萊示敬道也其學有廟又如此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用禮樂以教士亦昭昭之際而必致敬於冥冥之中非獨以報始教者之功德實所以定入學者之心志也三代之制尚矣自漢以來郡國之學或立或否或有學無廟或徒有夫子廟而無學宋慶曆以後始詔郡縣俱立學學必與廟俱明建國之二年即詔天下開設學校是時易州為邊鄙遠地凡事俱草創不能一如度肆我文聖竝建兩京在近甸中天光旁燭德澤近霑聲教風化達達而染深士風益振以變乃成化壬寅夏汝寧羅山羅綺憲章以鄉貢進士由舍選授平陽府判尋制於憂復授太原以薦陞知易州事本儒雅以飾吏政毅然以作新學校為治郡第一事顧此州學宮堂宇傾圯廟貌卑陋與夫教養所需祭奠所用多所廢缺乃謀諸同知林治判官張俊許英史目張傑暨師生耆老人等為之經營規畫凡廟所有者若殿廡若像設之類咸因其舊而新之其所未備者範銅為蓮豆簋豆之屬百八十事爵珎之屬三十二事凡學所有者若講堂若齋舍之屬或因其廢而增之其所未備者重修學宮廟宇若干間增修諸生齋廬若干間傾者以植缺者以完漫漶者以鮮明材良質堅工善物備以為經久之計舉合制度如格式前此所未有也起工於成化丙午夏四月告成於

弘治戊申春三月時主州教事學正蘇詒訓導張瑄

宋律謂茲役關繫為大不可無紀述邀予門生李頤同郡庠生侯奎劉述奉書幣徵記於予大矣哉禮樂之道其為教於天下不可一日無也粵自有虞之世契作司徒教以人倫后夔典樂以教胄子則固以是為教矣孔子為萬世儒教之宗其示學者以終身為學之序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則亦不外此以為教焉及其通衡答靈公問陳以俎豆之事過武城而喜子游弦歌之化則為政者亦必從事於斯可知也雖然豈但當時教者以是為教哉而一時學者亦莫不以是為學焉周兼四代之學春而誦夏而經秋而學禮冬而讀書皆必釋奠於先師凡有釋奠之舉必有合樂之事與夫上下習舞釋菜中丁入學習樂凡夫一日之內自斯至脯一年之間自春徂冬無須臾而不置其身於几筵俎豆之間屬其耳於詠歌節奏之內游其心於彝倫道義之中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中和之德由是以成學成而論定出而列朝著則為吉士涖郡邑則為良吏處庠序則為明師進而位於廟堂則為賢宰輔莫不皆以平日所學於學校者以治以教使凡天下之人教者本此禮樂以為教治者本此禮樂以為治治而施教而又推此禮樂以教其後之人後之人又迭推以教其後之人俾承傳禪續於無窮古之帝王立教成治也其本末功効蓋如此後世則不然矣天啓皇明大復古制列聖相承本三代之禮樂以為教易在光天化日之下禮樂之化接之近而得之先而又有賢守如羅君者承其流而宣之修泮宮以育賢才崇聖道為列郡倡其志可嘉其

績可書也用是為之記俾刻於麗牲之碑

重建梧州府學碑

前人

梧郡界兩廣間實惟嶺南要地皇上以邊徼之弗靖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昇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廣地未幾前總兵江公以召去而平江伯陳公實來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於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論於眾曰武功雖可以遏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融其強梗之氣莫若修文教修文教莫若興學校公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皆議允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比材鳩工大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勸都憲視事之暇躬為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會未踰時而規制咸備中為禮殿翼以兩廡綽以周垣廣庭重門一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集休宿之所以至庖廩庖凡學所富有者皆備焉閭閻靜深為兩粵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特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多見也父老相與議於鄉曰嚮也室家之不保何有學校士民相與議於塗曰嚮也奔走之不暇何有誦讀呻吟之聲化為弦歌荆棘之所變為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參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而有苗格魯僖作泮宮而淮南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數必在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有徂征之師則兩

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格有苗於萬里之遠哉是故

文德武功必相為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之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議道於此同風俗於此造人材出征於此受成振旅於此獻敵鄉則於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歲時率民讀法之類咸於此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折奸謀於萌芽之始敏強悍之氣以固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於斯乎予既序其實又竊魯人作詩誦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頌公之盛德未末不忘也詩曰桓桓學宮於江之濟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邑兩庠夾輔經閣表我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樓上有廡養賢有庖有庖有漏有庭有戶凡制所有莫不具舉室宇斯極墉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璧之潔如日星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惟肖器用不虛有事上下丁丁降俯於論鼓鐘於舞干羽麗牲有碑薦體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儼有真其趨千百其侶闔閭秩秩僊僊斯鼓準員以規則方以矩容貌倍倍衣裳楚楚言笑詡詡和樂姁姁匪道弗諱匪善弗取百粵之墟千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邠魯如漢穎汝揆厥所由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爾茹剛不爾吐爾饒而寒我翼以哺爾兒而頑我礎以斧不飾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觀父詒其子孫承其祖相話以言銘鏤碑斯曰今學宮昔為草蕪倏焉而成莫非神助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

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莫非公與公不自有歸之當予因民心代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詒終古

重修梧州府學碑

李東陽

廣西梧州府附郭曰蒼梧縣舊各有學在東南門外學各有廟中限山川壇成化初右都御史韓公雍開置帥闡特新學制徙壇他所并廟爲一次府縣二學左右附之規模甚偉而未甚備且門地卑狹爲雨潦所困諸公繼帥屢欲修之未暇也此左都御史鄧公總督於茲謂總鎮王公總兵毛公曰學校風化之原也不可以武事廢不可以遐服忽蓋相與圖之皆曰如議乃簡於郡屬命知府張吉同知謝湖凡諸執事以其意示之皆曰如今於是鳩工度地會其材物卜日興事蓋土爲堤周百二十步高六尺廣三倍之又鑿石以甃其外又建石爲櫺星門三造甍爲垣爲丈百堂有分齋殿有翼廡祭有庖庫居有房室其故皆因而新之廟樂始於韓公祭器始於元教授吳熙修於前知府陳械歲久皆敝於是延師募工補葺肄習舉無遺缺而學之事始備經始於弘治之丁巳十月至戊午五月而成教授鍾琪輩具書請紀成績以示來世予惟古者文武一道然周定統服則分文敘武衛而爲之制蓋所謂緩服者文以治內武以治外雖其勢不可偏廢而輕重之序有不察者周以六師統於司馬而受成獻敵皆於學行之則文之該乎武可見爲政者亦宜知所重矣今之司民社者往往以期會簿書爲急置教化於不足爲其或有疆場之事斥堠之警震撼衝擊應接之不暇則其治內非但不容於不略蓋必有廢而不舉者矣梧爲郡當二廣之

衝營陣所集戎馬所聚宜無急乎鉛槧卷冊之間然帷幄之籌兵食之計以至於望助保障之心親上死長之節凡所謂武胄之英士著之舊者皆其所有事也况其大者或與於科目之選出而爲臺諫侍從公卿輔相之臣所以輔德宣力參天地贊化育者由此焉出然則其學校之方懲勸之法振起磨勵之風不於此始亦奚以施哉夫秉彝之性人人所同初不以遠邇疏戚而間惟狃於氣質然後失之學之制所以明道善俗風化天下於皇極之歸義蓋如此或者蔑視其地鄙夷其人不屑乎所謂教而姑諉曰緩文而急武詳外而略內則斯土之不歸於極不用於世也亦豈特爲士者之責哉鄧公名廷瑣岳之巴陵人起名進士稱賢守令明達政體以興學作人爲己任折衝禦侮之略於此蓋有餘力焉固其爲士者之幸而亦斯地之遭逢也嗣是以後安知嶺海之微無勃然而興以副公之意者哉願爲師弟子者共勉之姑記其歲月於碑張謝皆進士有善政予聞之鄧公云

重修深澤廟學記

前人

保定之深澤舊有廟學宋元豐間墊於水元祐初改建於城北隅國朝屢命修治治輒圯比歲尤甚每春秋祀朔望謁則索葦爲簾櫺木爲扇荷簡畢事莫有爲久遠計者成化己亥梁侯驥來知縣事顧其地勢幽瀉歎曰茲不再從卒無以崇祀典敦實惟我責屬初政方殷未究厥志既逾年入會其財無缺用者出試其民無弗聽令者又左右謀及羣大夫無違議沮事者曰可矣乃相宜卜吉築隄爲崇閣闔爲閣改舊爲新遷廟於故址西南六十步而遷學宮於廟陰廟

之制爲大成殿五楹東西廡各爲楹十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東廡之後爲庖爲庫飾宣聖及四配十哲故像造木主題諸爵氏制磁爲祭器若干凡廟之所宜用者皆備焉學之制爲明倫堂楹數視殿齋東西各減堂楹之二由堂達門皆繚以屋爲生徒肄業所北爲饌堂楹視齋數又北爲解三區以居學官學之北闢射圃中爲射堂楹視饌堂之數凡學之所宜用者皆備焉蓋自成化壬寅三月肇工閱歲而落則癸卯二月也夫孔子之道天下所尊用以爲治故廟有祀學有教必先焉而不敢忽今之有司或異乎是其爲賞罰黜陟者非錢穀之出納則訟獄之曲直故人悉舉而殿之祀可簡教可略而簿書期會之務不容以暫廢罔然莫知也其有事於廟與學者或歲計弗贏或民力不裕或政事有未優則未免有偏廢不舉之弊於是懲其偏而弛者亦有矣可勝嘆哉是役也節冗儲材取之於官故財足而人不知出納明慎具有條籍故用侈而人不疑經畫有術施爲有序故事舉而他務不廢讀令於御史受成於郡守而不私其事故計定而人不見扼分職於丞簿委勤於幕屬參謀於師儒而不專其力故功成而身不自知其爲勞侯之志固可尚而才優於治者亦概見矣侯字尚德陝之咸寧人考諱亭舉進士歷戶兵工三部主事侯起國子生拜章丘丞以最防知禹城在深澤招流去暴治聲益著若城隍壇壝倉庾隄堰及養濟院申明旌善亭修敝勸始皆有成績爲御史所旌而廟學事九重且勞故記之先提學御史爲順德張君奉今提學御史爲句容戴君仁知保定府淮陽沈君純丞

爲歸安楊縉傳爲清亭邢敷典史爲山右李華教諭
爲林棠韓政訓導爲蒲臺楊聰武陵周清二訓導實
請記於予遺諸生走京師趙廷王甄成曹士達趙洪
云

重建婺源儒學記

程敏政

敬之婺源儒學重建廟學成學之師生相與走不佞
請記以詔來學者謝不敢當請益堅則敏政復曰自
虞周建學逮今餘三千年矣學記一篇尚見戴氏後
世之記學事者孰加此哉徒見贅爾自堯舜以至孔
顏又至周程而文公朱子婺源道化所漸比於鄰魯
後之探學本者孰加此哉徒取僭爾雖然生朱子之
鄉而服其遺規亦不敢不竭所聞爲吾人誦之夫上
之育才與士羣居而受之師者何學哉程子有言言
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今之人有志於聖
學者孰不謂之妄乎然自弗思耳士之希聖猶射之
向的其中否存乎人烏有舍的而從事於射者哉太
極判而兩儀分五氣布人眇然得之以生者同而聖
人者獨可以參天地何也盡其性也人失其性而後
視所謂聖者不啻天淵然則上之育才與士之所
自養者舍性何以哉夫性之德具於心心之爲物也
易放而其要括之一言曰學學之爲術也易舛而其
要括之一言曰敬心非若異端之一於攝念俗儒之
工於稽貌者也必貫乎動靜凡此皆以復吾之性而
敬也者聖學始終之樞紐乎推而極之積而不已則
其體天德其用王道用有大小而吾之所養者殆無
施不可也自堯舜以至孔顏又至於周子而其所謂
學者蓋如此乃若窮聖性之原究心學之妙而歸宿

於一敬則程子發之朱子闡焉實有功於聖門而大
有惠於來學者也生朱子之鄉而爲師者以教爲第
子者以學其志所存亦將有出於斯焉否乎執所繫
應上之求者無闕也反躬實踐加之意而得失利害
不撓焉庶乎此道之不孤而學校之興爲有益哉避
贅之嫌而不告人以老生之常談懼僭之罪而不勉
人以希聖之大志自暴棄者也儒官鼎新其學伊始
竊願與吾黨之士樂成而究心焉若其學之興仆自
宋以逮皇明具有記其仆則多以回祿之變今茲所
建者大成殿十二楹戟門二十八楹兩廡五十楹神
廚宰牲房二十四楹在西明倫堂十二楹門屋二十
八楹兩齋四十楹在東三賢堂會饌堂藏書閣射圃
亭師生解舍及諸庖廩祭器次第就緒繕以高墉甃
以磚石以備不虞肇工於弘治庚戌十二月七日訖
工於是歲十一月四日主茲役者提調學政監察御
史王公鑑之知府李公延壽承委者同知甘公昭而
通判王公惟節推官李公珍皆協力焉府校楊君
忠績溪知縣高君梁繼居婺源咸與有勞今知縣事
常君濟亦作興是念而前承李君應鍾今承石君俊
主簿曹君亮則受分委者也獎勵相成者清理戎務
監察御史呂公璋縣人按察副使汪公進知府汪公
奎通判孫公冠暨義民韓思鎮等五人而鄉貢進士
汪嵩王壽太學生汪文炳暨耆老孫隆等七人典其
出納尤謹用底於成今之請記者教諭姚君志仁訓
導潘君紹朱君楨植蓋文公九世孫以孔氏例特旨
允授本學俾兼奉祠事云

修太康儒學記

吳寬

國之所以立者天子與公卿大夫百執事共之也而
所謂公卿大夫百執事非夫人可得而爲之有養之
之地養之地學校是矣其所以養之之道以之養老
而寓其禮於俎豆之陳以之習射而寓其儀於弓矢
之法以之受成獻賦而寓其禮於軍旅之講所謂窮
理致用之術皆寓於此雖以納言而承庸之必射侯
以明其心術雖以六藝而實興之必德行以考其根
本其取之之道則又如此精密矣上即位之初詔憲
臣提學特賜之璽書以重其行慨然欲興學校變風
俗如堯舜三代之時至於八年之春臨軒策士倦倦
焉猶以學校雖興而風俗浮靡爲慮臣之欽若於上
下者固不遑寧處天下之士感激而興起矣若夫舍
宇之不葺器數之不飾者此有司之失職也開封之
屬縣有太康太康學在縣治之北宣德以來爲河所
圯且其制卑陋弗稱縣令崔侯壽嘗修建宣聖殿及
兩廡他未暇爲成化六年古曹王侯珣來知縣事首
以修復爲己任凡門堂齋廡悉易其舊殿廡之故修
者更設聖賢像及祭器於其中以其餘材建敦教堂
爲憲臣考業之所繕以周垣樹以棹楔煥然爲一方
偉觀工始於八年之六月畢於明年之三月教諭劉
君徽訓導吳君遜丁君琰與其諸生請予爲記學校
者養士之地修而飾之非以爲觀美欲士之遊於斯
者進修於斯講習於斯以爲上之所取所用之資也
譬之穀粟然有穀而無倉廩儲之固腐爛而不可食
然倉廩既完而所儲者或穉穉糠粃亦何用哉此今
日憲臣之所督責縣令之所奔趨不在乎所養之地
而在所養之人也而今而後凡來游於斯者仰焉而

視俯焉而思升其堂則思游心於高明之域立其庭則思立身於平直之地以倡風俗以成賢才以爲國家之用以答天子之意其必自茲始也

吳縣修學記

前人

蘇多屬縣惟吳之隸最古縣皆有學惟吳學之遷爲近蓋學初偏於西城甚陋宣德乙卯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與知府况侯始遷於今昇平橋東然人復以爲有可改作者門偏而不直爾舊貫相仍皆未暇及會諸生言於巡按御史吳君一貫君以爲宜知縣鄭侯璠曰此費固無難未幾規制端整徑亦不迂而學益美矣侯又以師儒宅舍填塞門內而藏書閣後有菜圃復築而遷之學前舊有隙地獨缺其西南又購民居以廣之至於跨池作梁臨衝樹表凡所傾壞無不修治丁巳春工既訖敬諭李仁訓導甘澤率諸生來言曰願有記也自予家居二年見鄭侯爲政精敏若修學特其一端耳惟今之人率以改作爲勞民而以仍舊爲省事者蓋出於魯人爲長府之說也夫長府之制釋者以爲藏貨財之所當時改作或病其卑隘而新之未可知者若然則以利爲意而刻剝攘奪之患必不能免此閱子所以止之而孔子所以是之也如學校之設聚人才於斯明人倫於斯惟患居上者不知務耳蓋鼓舞振作使游息之士感動其心自不能已於學者此正教養之機也吳君克持憲體固不妄舉事者而鄭侯作興之意尤多云

吳縣學射圖記

王整

鄭侯璠治吳之三年聿新學宮闢隘抗卑直回正袤門堂堂廡煥改舊觀而射圖仍在學之西偏秋陰偏

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侯甚病之一日謁文廟顧瞻其東廡有叮嚀問曰某氏之棄地也倍直價焉爰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氓某也而有地焉鄰吳學宮敢因下執事獻諸歸之直不受於是得地衡五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曰觀射賓主有階抗侯設醴洗水匪縣莫不有所於是學諭李仁等來請記其事學之有射圖非曰不忘武備也蓋亦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儀雖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御史陳公選董學政於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南得其儀以還俾諸生歲時肄之蓋昔隸郡學然邑人也實備衆稱之末預觀周旋揖讓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適似迂也而甚莊問學之餘於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即有教慢怠惰之氣奚自入焉蓋非唯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整亦竊官於朝且三十年不知吳下諸庠其射儀尚有昔乎抑不能無異於昔者耶是亦人才風化之所由升降也故因射圖之成爲記於石而因以諭之

重修大城儒學記

王璣

大城霸州屬邑歷五代而悉因之太祖受天命爲中外主典學校明彝倫詔修天下儒學以崇祀夫子培植人材也至正德甲戌以積雨而頽壞乙亥冬董侍御建中按臨爰命石侯伯榮修葺之侯承命惟謹而不忍疲民之力乃節縮常費夙夜指畫捐俸以倡士民之好義者出貨爲助擇良鳩工衆咸樂趨將未廢者葺之已廢者復之易腐以堅拓隘而厥始文廟次兩廡大明倫堂內外門次講堂次光風霽月亭以至

庖廡之所宰牲藏器之房靡不繕治復念諸生肄業無所增創齋舍八連刻石揭扁曰文行忠信詩書禮樂飾以丹雘縹以周垣經營有方規制有度肇工丙子之春迄夏即竣事君會學之師生釋奠以落之教諭隋州李茂暘訓導遼陽黃繼宗彭澤陶圻謂君之與是學也右文崇儒厥功溥矣不可無述以彰其美遣庠生張愚來橋門徵余言以記之余惟大城爲京兆屬邑皇化覃被率先他邦故有司之修學宮也所以崇聖祀端士習也爾士之爲學也乃不能盡其爲殫其力視學宮如傳舍然不既負作養之意乎學也者將以學聖賢之道也斯道也精粗本末具在方策孰非吾心同然之理乎學者究極淵微而形之事爲知必真知行必真行則自身至家以及於天下何所施而不獲其當此學校之所以爲教也大城之士由今伊始尚銳志迅激濯磨刻厲培其本根而未自茂浚其源泉而流自遠上焉爲義理之學以漸入聖域次爲科舉之學以顯膺祿仕務使士習之不變與學宮以俱新不亦偉哉君名恩東魯青城人明敏有守嘗丞吾溫之平陽尉有聲華進陟今職美政可書者如建譙樓築城垣練民兵備賑濟恤孤獨均徭賦皆其章章者而修學則其先務也張子然余言請書以歸將勒石學門以示將來云

重建連城儒學記

林華

連城縣隸於汀州府縣設學昔在縣治之東南隅建於宋紹興四年淳熙間縣令常開遷今地歷宋元季世屢遭兵燹吏是土者雖或更新之率皆因陋就簡前則遍於達後則限於池堂齋之外無餘地士習業

者宿於外舍是雖有學之名而造士之實幾乎廢矣
正德癸酉秋食憲胡公璉奉天子命來總劄閩兵備
巡歷茲縣蒞學諦視慨然嘆曰學校爲政之首務類
圯若斯所不忍也今學宮北鑿汚池山川之氣洩矣
於是計費於縣之富民各出其私廩鳩工諏日又更
新之督課則者民沈長權義民童世昌黃玉奎也縣
令鄧君倌縣簿來君錦則提調之汀州府同知陳君
袞來會計又自捐金買學西隅民居地爲名賢祠且
以正方面繼而府推朱君炫皆左右其事由是式廓
弘遠坎塤堦塞屹然一形勝也凡殿廡之弗稱堂齋
之圯壞者皆撤而新之堂之北立祠以報公之功德
左介名賢以彰潛德之光右介會儒以爲觀頤之所
東西號舍爲子弟修藏之處也堂前兩齋齋之左循
大道及簷門階序屏攝倉庫庖廚壁塗堅莫不秩
秩乎繩繩乎自經始至於落成僅逾三時縣令黃君
理縣丞王君鍾岳縣簿黎君秀縣幕俞君仕輝後先
提調而規制煥然矣

褒崇陸氏子孫

王守仁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
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宗派
學術久晦致使遠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典子孫
未沾榮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
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聰明俊秀
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
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涑水縣重修儒學記

羅洪先

嘉靖壬戌廬陵羅許署涑水教諭至學宮屋不覆宇

坐不安席藩披級夷羊豕之跡交廡下言之郡守寅

所嚴公嗟曰是誠在我乃發羨帑若干邑令馮公復
捐助之扶傾易腐周垣四屬廟貌有翼士獲寧序來
遊歌者相慶殊遭於是訓導陝西曹良貴遼東周德
昌以許受學於予在族爲叔遣使索記答之曰修學
之道有二有可耳目及者有不可耳目及者耳目可
及者外物也外物散者外物能易之不可及者羨帑
之所不能支人力之所不能制蓋不可見者也有司
之於學也爲之宮寢門墉守常度而嚴奉之蓋其職
也誦詩書時課試執饋饗行乎倫理事物之中無敢
越士人之業也是職業也與廢舉墜人人咸可指據
一不至羣起譏之惟夫課試詩書有悟有背而饋饗
倫理或純或駁或謹或肆誠與偽萬有不齊不獨有
司法令禁厲固不相關即處師友父子間莫能矯強
此則存乎士人之心耳目所不及矣心之自知明於
耳目得其人固可告語然未有惻然憫其蒙昧缺失
而奮然力求與復卓然思置身於無過之地此何說
哉豈有司法令禁厲不關故得以自遂與亦必待人
有難於數遇也自予閉戶有見於吾心之微莫詳於
詩書非入悟者不可以有言吾心之明莫切於力行
非立誠者不可以有進涑水故涑郡地其人多大節
慷慨急然諾而重信義必有同予心者因記修學言
之嗚呼其尚慨然於此否乎嚴名清紹興人馮名惟
敏號海浮出臨胸脩學在壬戌秋中迄多始罷

陳州修學記

費宏

陳之學創於宋熙寧州守陳襄明洪武三年詔天下
設學養士當是時劉恭獻守陳乃即故址而修舉其

廢墜焉嗣是屢壞屢葺而殿堂齋廡以次告成葺之

者在水樂中守爲曹鐸在景泰中守爲唐銓爲萬宣
在成化中守爲戴昕在弘治中守爲倪誥爲白思義
迨今踰二十年向之所葺復日就於頽壞矣嘉靖二
年桐廬葉侯淳奉命來領州事謁廟之始周回瞻顧
仰而嘆曰政莫先於興學茲可緩乎於是庀工從事
先禮殿講堂各因其故而新之次兩廡三齋次內外
諸門次神庫神庖次習射之圃次學官之解次諸生
會食之所藏修之舍次名宦鄉賢祠皆更新而撤其
故尊經閣乃復創而爲之視其基則隆者拓而弘
矣視其位則卑者增而崇矣視其材則腐者易而固
矣視其規制則昔焉未備者而今蓋罔缺矣其費多
出經畫而取諸淫祠之毀者十一其力率以錢募而
借於農隙者不能十二其日月則始於是年季夏
之初而成於季秋之終也予弟寧司訓於陳以書述
侯意欲求予記既而掌教郭君綱復具事之始末而
來速焉陳庖義氏故都也其則圖畫井以爲萬世斯
文之鼻祖寔於是乎在閣之所尊惟易乃六經之源
非學者所當先治乎葉侯於是學飾壞取諸蠹去故
取諸草圖新取諸鼎易橈爲隆取諸大過可謂善於
體易者矣雖然亦豈徒飾美觀以追吏責而已邪蓋
其教於是者必如葉之養正以收作聖之功學於是
者必如兌之講習以求麗澤之益由是出而用世者
必如泰之拔茅茹以彙而皆爲君子之朋傾否革屯
觀人文以資飾天下乃侯所以興學待士之本意也
吾儒修己治人之道具在六經爲士者探討服行皆
當於是乎致力予特以陳爲古聖人作易之地故因

學之成而輒及之陳士勛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二十四卷目錄

學校部藝文五

修南和學記

明呂柟

臨晉重修儒學記

前人

鉅鹿縣學聚奎門記

馬允中

清苑重修儒學記

劉恩

太倉州修學記

姜龍

重修宜興縣學記

唐順之

重修涇縣儒學記

前人

建汾陽縣儒學記

余繼登

吳縣重修儒學記

申時行

重修潞安府儒學記

翁正春

辟雍肅體疏

孟時芳

發源州學記

陳音

選舉典第二十四卷

學校部藝文五

修南和學記

明呂柟

南和順德府屬縣在府東四十里學在縣治東南明倫堂翼以文行忠信二齋在大成殿北南面號舍四聯聯五楹在殿西西廡之西南面其前爲神廚庠門在儒星門東正德庚辰吾陝中部劉君尚德宰南和首理官廟謂古今之制廟皆左學而南和廟門反出庠門之右諸生進自庠門循東廡東墻而北西邊殿

之北墻南過西廡之西墻始至號舍自門距號可以里計若日暮及午出入學選周廟行日六里也劉侯

開起鳳門於儒星門西爲夾道如東庠門之制其北爲門東面以通神廚而增修焉又其北爲門東面者四以通四號又其北盡第一號之地折而東作右角門在學南道之西西面與左角門對以通齋及堂當第四號門之東開西角門於廟西序以通廟而對廟東角門扁東庠門曰騰蛟以對起鳳門而儒星居其中不啻在學左也騰蛟門北亦作號四聯聯亦五楹皆南面如西號制入騰蛟門以適號其爲門西面者制亦如起鳳門北其東第四號之前匯水爲池以種蓮曰蓮池倉在文行齋之東第一號之北有墻焉以隔之倉北墻之北爲教官之署當明倫堂後之東堂西亦教官之署其南有隙地以屬西第一號自儒星戟門至殿廡皆聳甍甍甍棟椽吻瓦咸以次新勦聖之飾遍及齋序堂射騰蛟門外之東建興賢坊其西也建育材坊在起鳳門外之西又自城街至村落分建社學七十有八自是和之土有門易進有堂易升有室易入有齋易齊其心有號易考其業有夫子廟在中易問其道矣復以經立會會有長以會係籍籍有稽以稽定期期有課於是諸生駸駸然蒸蒸而薰敦懷德而問記呂柟曰侯吾關中世家舉於順天都憲公聰弟刑部主事仕父先某部主事佐叔父也侯思家學之有源乃欲行之於南和侯可謂愛縣如家受士如子弟者與又聞侯爲政疏豐水之利崇未瑤之祀息五花佛之異壇墮飾飾候館有增徵徵惟則農桑見效徭賦以衡城隍可守衙署倍新不獨一興

學也故諸生深信云

臨晉重修儒學記

前人

慶陽丁君守中以鄉進士來宰臨晉政餘進諸生率勉淳勵以儒學廟廡堂齋官廨頽圯且規模狹隘恐不足以作士氣遇謀察家師生鄉士大夫改作焉學後空地久棄坑塹深丈餘南北五十丈東西四十步先囑教諭李孟賢訓導張珩督平之遂移退省堂於此東西各增號房十五楹分爲五聯後官廨由是改退省堂址爲明倫堂兩齋各增爲五楹益以簾廊碑亭二在明倫堂之前乃改明倫堂址爲大成殿東西兩廡率皆增新而聖賢像則移置重飾神廚在東廡東北倉庫在西廡西北乃又改大成殿址爲戟門舊門改爲儒星門皆增極高闊外建坊二座東曰德配天地西曰道冠古今則提學周公彥通書也儒學門三楹內禮門義路二座巡按萊陽王公士英潛江初公啓昭相繼至是皆賢之各發贖金若干以助其費經始於嘉靖癸未之秋落成於乙酉之春諸士子咸感德欲識不忘持珩狀問記於柟鳴呼士子之學與不學由上之人振作何如也丁君往年遺其子與其邑之二三子從遊於予乃今又有此舉則其志當不小諸士子其無負乎哉且吾聞之君子有三患末之聞患弗能聞也既聞之患弗能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諸士子之爲學也能奉此三患存此五恥於以善俗於以康國以爲士焉其丁君之志乎苟徒借爲出身之

階假爲媒嫁之計行與言違名與實浮寧不有愧於斯建耶諸士子不見張元素乎唐太宗治宮室乃上書諫止魏徵嘆其有回天之力不見司空圖乎拜諫議大夫以不從僭遜高臥王官谷時盜賊不入其谷茲二子皆邑人也其學術事業可與日月爭光况東有傳嚴西有伯夷北有王通相去不過百里諸士子倘有采於斯言則茲學也當與傳嚴首陽龍門並鳴于世矣諸士子其無負乎哉相與成事者縣丞祁禎主簿俞德典史葛銘訓導張讓

鉅鹿縣學聚奎門記

馬允中

世有臨民之寄者始至而人趨之不厭既去而人懷之不忘是孰使之然哉必有感通之妙鼓舞之機無倚於勢無藉於力者非有道之士弗能與於斯鉅鹿乃古之名郡今爲順德屬邑邑治視諸邑爲最大學官視諸邑爲最盛邑之始建也止有南北東西四門學宮之建逼近城東南隅有星士過之曰學宮之建偉矣第迫於城無路可通有沮文象諸生聞之請諸邑侯爲開此門規模宏闊棟宇高明輪奐新美上迂奎光俯臨壁水允矣學官之巨觀也因以聚奎名之此門之所由始也自茲人才倍出科甲輩聲迴出諸邑之上以後茲門漸以傾頹學宮亦就衰廢人才學問不減于昔而科第漸以不振無乃爾是過歟嘉靖癸巳春壬辰進士顧川張公德徵甫發軔之初來尹是邑謁廟餘顧茲門而問曰此何門也何爲圯敗乃爾諸生答曰聚奎門也歲久之故漸就圯敗矣張公曰門以聚奎爲名賢官之鎮甲科之應也不加宏壯何以稱其名哉况振作斯文令之首務也即下令鳩

工聚材爲維新之計一招呼間遠近之民應之如響蟻聚蜂屯咸有子來之意不踰月而訖工羣飛跋翼大壯文明之象棟雲簷日永增芹泮之輝大前修以侈後觀巍然其高煥然其美也將以遂營學官甫三閱月而有上虞之調銓司以小邑不足以試牛刀故也是後掌教山西李君甫司訓山東李君昱相次來領邑教顧茲門而詢得其詳謂諸生曰不踰月而成此大功非大得乎人心者不能也不知張公何等政令何所施設而能如是第我等來之少晚不得望其丰采聆其德音爲可恨耳夫子所謂期月而可於斯見矣張公有大美如此而無言以記之久而滅沒我等之責也諸生謂何諸生應曰此諸生素心也第無人以倡之耳得師如此我等當共成之諸生請諸邑侯新鄭范公公忻然應之曰此義舉也弗可緩二君乃命張生天成領略其事暨張生相朱生思王生電關生光閻楊生坦黃生元尼生裕等各出貲易民僭力贊襄暨太學生王生來徵等亦各以貲來助琢磨將成是歲仲冬上旬之吉二君率諸生款予之扉而請曰吾聞君子不沒人之善也張公始至也得人心以趨事不閱月而成大功暨去也今已久矣而諸生仰之如在旦夕可無以記之乎予惟臨民之君子孰不欲人之趨向也或密其條格嚴其號令民將曰上欲酷我也駭而不信者有焉或少寬假民將曰此易與耳玩而不遵者有焉及其既去孰不欲人之懷思也素無恩澤於人民又曰向之酷我者今安在哉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有矣少可觀者則又若有若無視其人如途人之過逆旅甫去則即忘之矣孰若張

公始至也而民樂趨之既去也而人久懷之非有道之君子能如是乎夫士乃民之秀者也民之秀者懷之凡民可知矣張公今擢內臺司天下之言實即當大巡一方以布德於一方後當登大用作霖雨又當沛德于天下也予嘉二君與諸生好德之心篤懷張公之有道冀將來之事業未可量也是爲之記耳

清苑重修儒學記

劉恩

文廟儒學建自洪武已有廟界學之東衢景泰壬申建寧吳宗慶遷諸學之前方學薄於廟之北門僻於廟之右故窺門者不覩其堂升堂者聲折而入屈曲隘陋軌儀弗式逮成化戊子華亭陳繼始皆重修之嗣是無復修焉欽棟頤垣凜然就壓聖賢何以妥其靈生儒何以肄其業矧敬一箴文又我聖天子心學磨礪頒示學宮者也刻在門中樓底未設尤非所以珍謨訓昭誦服爾與廢舉墜尚皆可緩耶邑博祝子廣主茲教事實用弗寧以建寧華亭皆邑幸也乃亦列牘於邑今幸李子廷寶復以請於郡郡伯汪公堅樂爲之郡同張公謙郡判韓公瓚汪公瑋郡推安公宅又相與贊之復請於中丞劉公鑒公可其請而董視厥役則邑丞何子敘職其勞矣乃備善工乃市良材甃瓦勦堅罔不既備廟仍故址輪奐是圖學則賈民隙地撤其舊而西之特又爲亭以居簾石執事有格漸以就緒今郡伯陳公朝履任三日祇謁廟庭環視學宇因缺坤隅謂非完美論地價直域方中矩矣今郡同饒公思聰郡判劉公格尋以繼至意見甚愿由是廟貌嚴嚴堂位增增齋廡翼亭構屹解宇維新號舍孔固門路基砌如矢斯直如砥斯平俎豆

生輝衣冠增氣進修之意就就如也臺臺如也諸君子欽崇聖哲鼓舞道化荷歟休哉工始於嘉靖丁酉孟春訖於戊戌仲夏凡十五閱月矣初會官帑二百有五十緡今始以千計則皆郡邑諸公處足之歲久弊極動工侈財勢則然耳祝與今司訓邵子世祿霍子東陽暨諸生再語輩屬思爲文以彰作興之盛美併以記歲月思拱而言曰諸君子興起斯文文士翕然歸仁矣予復何言若歲月則誠不可弗記焉蓋廟學修矣歲月記矣他日有位踵武而來釋奠之餘拂石觀文及於歲月將惕然感曰此某歲月記修廟學文也今又幾歲月矣厥繪事得無有漫漶風雨者乎于是乎采而飾之厥陶事得無有罅漏于鳥鼠者乎于是乎葺而完之厥規制器具又得無有經畫未盡而尚有待焉者乎于是乎增置而備之庶乎目接心警即舊爲新財力弗艱而宮牆不朽也歲月可弗記乎哉雖然予又因是重有感焉邇自在昔建學遷廟亦既有文記歲月矣然學至百年廟幾二十載始一修之茲又越七十餘年僅再舉焉其間諸政皆不遑及則未觀文典感焉爾今雖文石以記歲月他日或亦過之而不顧觀之而不感歲月徂征忽又歷數十稔而工匠不至茲廟學也欲肅然壯觀常如今日而不復圯毀之甚庀治之難無是理矣文亦焉能爲有無哉然則歲月雖不必記亦可也後之君子寧能無感於斯嘉靖戊戌冬十月記

太倉州修學記

姜龍

皇帝御極執三車以躋至治維九載庚寅詔以吾天子祀典雖有歷代褒崇其像設儀章罔弗可訓宜正

稱號曰至聖先師孔子若曰與天地絜大日月比崇堯舜讓功者惟孔子則然萬世宗師以建人極自有常尊莫之與京非衰冕桓圭軒縣佾舞所能加重者也制下於時太倉州增修廟學適成太倉古婁地爲吳附庸閭閻起兩武城以備越蓋邊境也自秦爲縣未有崑山之各名之自梁始後爲治馬鞍山陽升爲州世有學宮以祀先聖先師元延祐間移治太倉始創廟學繼復徙而西學隨之國初建兵衛二以控東夷武備既張文教不無少弛垂百年間積靡漸涵日閑與衛雖有良子弟無繇自振以強問學勢使然也正統庚申尚書徐公鼎上議天下衛所宜立學略倣郡縣制朝廷從之先是者儒沈孟溫者通五經即陳門塘之隙地爲私塾以授徒綿最以祀先聖遂因之建學立官拔閭右之秀以充弟子員不數年文教大起或以其學淑鄉閭或以其文魁天下或風節動朝著或廉孝名海內而茅拔彙征者相望先後尉爲東南名邦學校之功安可誣也弘治丁巳都御史朱公瑄再議以太倉重鎮非州無以平兵農詔可于是裂崑山之東鄙傳以常熟嘉定地之近者列爲治是爲太倉州更命學官而廟學仍舊初守李侯端嘗一新之嗣后或飾或拓規制略備唯廟宇經始逼隘春秋釋奠尸祝之餘步武弗舒今守陳侯璠有事于學顧而陋之乃渙釣束之羨乃哀材木乃連陶埴梓枋奮錫受直于官不以煩民輔以兩楹量以前榮深廣視舊不啻倍之翼翼航航既麗且嚴明年辛卯丁巳修祀事孔虔邊豆式亭禮成罔愆士庶咸觀耆老惟恐子弟弗與于斯其幼亦惟患父兄之弗我教也方來

砥節挾能益挺益厲出贊治化者端不肇茲乎又鼎建啓聖祠尊經閣爲泮池爲射圃以次就緒舉其所重餘可無詳焉耳侯以司馬員外郎出守三年政成民安其惠他尚未遑學校是亟夫惠而不知爲政古人病之如侯者其知爲政者哉

重修宜興縣學記

唐順之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速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筐篚象勺十簋盤辟綴兆之容與其絃匏搏拊笙磬雅頌獻擊歌詠之聲盤辟綴兆其文郁如歛擊詠歌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氣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上之人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爲滯也故其器之備也則自簡廉直溫剛塞恭愿至於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傲戾之氣其業之精也則自虞夏商周之典章經緯彙寄之語言至於射御操緼維服之技凡可以爲家國天下之用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澁之習蓋其磨琢之久而其勢不得不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書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矧於蠶編之誦記而思慮敵於游詞之馴綴夫士者之爲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而况聲利之儻薰心炫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樂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

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事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事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于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非勢之難者歟宜與有學舊矣歲久不其通判泌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斥贖金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為備既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誦書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書也務于約而不汨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盡乎己而不幸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為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而今之所謂非可樂者不能為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遠而去之矣宜與溪深而谷窮石峭而泉冽自古宦游之士多欲徙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繡之所不衝大賈重裝之所不輟故其俗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足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重修涇縣儒學記

前人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為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及王道廢缺齊魯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飾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禮樂徒誇於諸侯賓客為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子弟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謂誦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聞韶侃侃絃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絃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鄭曄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籍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授經然祇以為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為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為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偏宇內蠻陬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平章句帖舉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驚文詞之博而祇以為溺心滅質之資於廉隅之飾而祇以成

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誅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為虛器而師弟子為私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涇於寧國為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為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為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宇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於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翺於是戟門壁池荀彥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挹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為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深病乎咕嗶聲利之為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虛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為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旁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自涇之學始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諸生張鎖來請記余樂為之記以告於多士而勸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駟字應房斬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於某月

建汾陽縣儒學記

余繼登

萬曆二十有三載中丞魏公撫晉之明年請改汾州為府設汾陽縣以附之移州學為府學而汾陽建學設官如制詔可於是中丞公檄冀南分守參政麻公督同知白象知縣蔡成已相郡東關異隅得地一區長八十丈闊四之一諏日鳩工飾材凡其中為大成殿五楹左右廡各二十楹南角房各四楹北角房各三楹大成門三楹外為名宦鄉賢祠各三楹又外為櫺星坊者一右為明倫堂五楹上為尊經閣東西齋房各七楹居仁由義門各一儀門一東西號房各十楹儒學門三楹後左為敬一亭三楹右為啓聖祠三楹又後教諭訓導宅各十六楹前為泮池其城雉對峙者為青雲坊一費取諸撫院酒課暨修府支剩餘銀夫役取諸民壯於百姓無與焉計物與價計工與值價無溢值工無曠日經始於二十四年七月至明年三月而工成費金錢二千四百有奇役竣麻君以中丞公命徵予為記予既記其歲月而復申告多士曰學以明倫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易非不欲易以窮理盡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此其要務不可易也予夏老於西河非汾人所嚴事者乎彼以文學稱於聖門而其所謂學者不越父子君臣朋友之事後乃有高談性命妄稱頓悟其流之弊至謂人倫為幻景悖倫為鄙事此學之大蠹而兩觀之誅所必不赦者汾士生於聖賢之域即服聖賢之訓天性醇樸必不惑志於邪術此無足慮然不慮諸士之有惑志而慮諸士之無定志也以子夏之賢心志不定不免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而況於後之人孔子十五志學三十始立四十始不惑不惑始定立未可以言不

惑也是豈旋致而立效者耶青衿之士羣聚學宮誦讀孔孟其志孰不欲為孔為孟紛華靡麗與接為搆又蕭然靡執矣此不定志之故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求志者求定其志而已諸士方隱居之時學宜無先於此者志於道德志於功名原無兩念道德虛位功名實用用之而正功名亦道德也孔子思東周顏子問為邦何嘗厭薄功名彼以功名為可厭薄者為世之一切就功名者言耳自予通籍而靜觀功名之士或趨勢或趨名或朝附勢而暮附名或陰為勢而陽為名此其人百巧百慧自能必得卒之有得有不得為世所指笑惟定志之士不然目無勢心無名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効功不言己能世或信或疑或巧排而思中官或升或沉或齟齬而不通惟獨立獨行一意而不變若中丞公是也諸士觀其訓士與其服官者而其志可識矣夫士也既已悅首受書自異於凡民余之何志不素定以至隨時上下如波流頽靡宛轉無一特操哉此士之恥而教之不明也予繆典三禮職司教化憤邪術之汨士而士無真心一志為國家分猷念者故思與諸士共圖之詩曰視民不悅君子是則是傲予不佞無足為視者諸士而思則傲有中丞公在矣中丞公名允貞大名府南樂人麻君名洛寧國府宣城人及諸有事茲役者法得並書於後

吳縣重修儒學記

申時行

吾蘇以文獻冠冕天下而吳為首邑國初建學于城之西陲卑隘弗稱宣德中徙今處規模宏廓風氣完美影衿鼓篋之士以明經擢第彪炳一時者接踵而

起今上御極申功令勵學宮詔所在繕治費官於時吳學圯甚有司方議葺會歲屢祲公私殫蹙未能也予昔忝政地念嘗茲縵其中幸有祿賜則稍為捐助撤明倫堂而新之堂之後為尊經閣甫作而罷以力之不贍故又數年武昌孟侯習孔來令茲邑顧瞻咨嗟曰師帥之謂何而令學宮廢壞若是則以請於巡按何君熊祥知府朱侯燮元量給贖銀乃諏日伐材鳩工庀事不足則侯以俸入佐之又不足則今知府周侯一梧攝縣事推官鄭侯郭以請於巡撫曹公時聘符下兵憲鄒公瑋議給工費屬教諭徐君來建其經理之而訓導王君彝敘實專董其役旬月而尊經閣成已則殿堂門廡祠宇齋廡亭樹庖廩垣屏綽楔以次增葺尋得仆碑於土中者五則濂洛關閩五先生遺像格言具有乃復樹之而亭其上言言翼煥煥然一新蓋更數令積十餘年而始竣事興作之難如此於是學之師生來請記維先王建學所以造士淑人養其成而待其用我聖祖表章經籍紹明洙泗之傳黜百家而崇一統諸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術者絕勿使進又申以臥碑董以學使令斥奇袤德情慮嚴為之制而曲為之防二百年來士兢兢守其師說而毋敢軼于矩矱之外出而宣力錯事爛焉可述也乃茲經學寢蝕而士風刊敝極矣浮淫怪誕之詞倡而莫或障之恣睢僂巧之習勝而莫或繩之其所稱述不出於竺乾則入於柱下非復六經孔氏之宗旨即操行不軌上不憂譴斥下不畏讟議獨焉習而安之其於尊經明倫之義蔑如也則國家安得成材而用之而豈聖祖所為建學養士意哉夫士博綜遠覽

馳驚百氏而迷本宗固不若尊經之爲實學也尚氣矜節凌厲一時而疎簡制固不若明倫之爲實行也聖祖既儼然命之懸諸堂而皮諸閣諸士亦既身履而目存之矣有司將明德意嘉惠舉髦不靳才力而作新之其功若斯之難也諸士悉之矣有如承敝襲陋不自奮爲成材既背聖言且干王制使人之稱斯學也若蘧舍無儲餼羊無實不亦惑乎夫經訓如日星憲令如鈇鉞羔雉在前夏楚在後噫嘻可不念哉可不助哉余衰且鄙誼猶得以鄉之老詔于里門故因學宮之成効忠告於諸士云爾

重修潞安府儒學記

翁正春

潞安古上黨郡也攷輿志國朝爲州嘉靖初更爲府乃庠則仍金元之舊正德中鼎新於刺史馬君敬人文稱盛庠故有臺若干尋歸然在啓聖祠前嘉靖甲子割祠地以增置邑庠而臺廢人文稍遜於曩時說者咎焉屢議修復竟成道旁舍也萬曆乙未高陵劉公來守是郡甫蒞學即觀流峙之合分究氣運之消息而辨物理之盛衰指顧而語諸生曰某宜崇某宜卑某宜通某宜塞一時新談儼如百年舊跡聞者神之相率造台墀以修復請公慨然自任上其狀於守巡公及督學使者咸報可乃首捐俸爲大役先於是自藩封及鄉大夫士各樂爲資助材不竭而集衆不督而來迺爲臺榭三一居異祠文昌一居震祠魁星一居良祠唐義陽王坎故卑崇崇基爲閣以尊經其諸缺者補之圯者葺之漫漶者勦壘丹碧之規恢加廓制度聿新既竣役郡博士張君時中及弟子員張生騰高輩以余同年周唐珪計部君介紹余記其事

余惟學校之設本以翼聖明倫進德修業豈徒爲士類榮顯地哉澤深而魚繁藪蔚而鳥集物固盛於所處矣學宮士人之藪澤也顧渾渾頹頹久則士氣弗騰升淪濫稀則士心罔奮雖堪輿之說吾儒所不道要以望景觀下卽陰陽流泉東西灋洞之類古聖賢卒莫能廢至於素封之子亦必諏勝擇吉以奠厥居而况學宮重地儒先之俎豆師生之講述一方英賢之駿發咸繇於斯苟徒圯陋是安而令人文遏伏激勸無賴咎將誰執焉昔奚斯作廟孔曼且碩文翁興學禮樂肇舉彼誠以超世之才暨赫然之績功與人兩相成也輒近長民之吏斤斤簿書期會間日不暇給既視學校若弁髦卽有浮慕振作之名亦駕言惜費舊貫是仍且闢形家爲渺茫以自解於紛紜之吻誰肯矢心殫慮興復既廢之址爲士子徵福將來以丐靈山川若劉公者哉自此役成羣潞士叩瞻頹眺規制改觀舉欣欣相慶以爲文運當隆而嚮所懟恚亡聊沮卻而弗克振者一旦憬然釋蹻然奮不敢復有忌委以自滿其雄心則此役之爲也蓋上黨川嶽之氣不盡宣洩恆有所停蓄以儲靈秀而若有待於公乃公適值其際起敝振衰與諸士更始匪獨人事實天行矣詎偶然乎哉公守郡初政此其首伐而計部君又爲余言公政先養士每對諸紳接論說臺榭皆視躬繕性之方而復立文社按期校之精其藻鑑豐其餽廩所以廣厲申飭之者不遺餘力審爾則公之功在學校且有溢於修復之外者士生斯時仰念德意勉旃淬厲以無愧前修何論三晉將海內讓烈焉其他通塞不足爲士輕重矣是役也共事者貳守李

君應辰司理王君愛而恪襄懿舉李君仙品之力爲多至於掌繕董役則屬之郡博士張時中及分教楊芳賈學仁固宜費省而成功速也例得並書焉劉公諱復初號天虞陝西高陵人

辟雍肅體疏

孟時芳

奏爲愚生開罪臺臣微臣造士無狀懇乞聖明亟賜罷斥以重賢關事臣一介草茅多年里棲伏蒙聖恩拔置成均遂以該監印務蔣偉臣署掌印臣即非劣敢不竭其驕鈍且本監科舉以後肄業監生數不盈百約束匪難臣自視監以來恪遵欽定規條早夜振德不敢縱馳偶於本月二十一日申時有監生徐光漢倉皇顛沛稟稱被張懋忠毆打復被南城察院拷撻乞爲解救臣因日暮論以明早審問次日入監升堂畢復據光漢呈爲坑儒異變事內稱漢係生員納監苦志向上緣兄光善在南城地方開當舖口遭惡弁張懋臣原係廣平府人縱僕來童強將低錢贖當不允卽統領多人蜂擁進鋪採兄毒打幾死漢適自監同見兄重傷向前救護復被亂打任芳李三等証即奔告南城巡視察院李處不料反被非刑拷撻手指幾落等因臣面諭云儒生與訟已犯規條且事止喧鬧何至被撻該城撻汝必有可撻之罪不務自悔乃怨尤他人耶隨批繩愆廳查究方嚴行審治間忽接邸報見巡視南城陝西道監察御史李養志有富惡監生賈囑朱遂號召黨類凌辱法臣一疏併參及臣一味軟熟漫無束範夫金必從鑄水必從孟表率化導責在司成以監生之事而問及於臣臣則何辭惟是此事遠在南城而本生之爭起於兄弟愚生園莽急